

伊瓜蘇瀑布群所在的阿根廷伊瓜蘇國家公園和巴西伊瓜蘇國家公園先後在1984年及1986年被列為聯合國世界遺產。自此巴西政府當局在1990年代末開始發展該瀑布為旅遊區，修建了約20公里長的遊覽棧道，鋪設了電氣化鐵路，旅遊設施煥然一新。

我們在阿根廷及巴西，從遊覽棧道觀看到非常多不同形態之瀑布群，真令人嘆為觀止！我倆也乘直升機及快艇去體會氣勢如虹、萬馬奔騰之感覺。



阿根廷伊瓜蘇瀑布其中一個瀑布群



我們乘直升機從巴西上空鳥瞰大部份瀑布群

(3) **南非維多利亞瀑布 (Victoria Falls)** 是世界三大瀑布之一，應該是一組瀑布群，由『魔鬼瀑布』、『馬蹄瀑布』、『彩虹瀑布』、『主瀑布』及『東瀑布』共五道寬達的大瀑布組成。1.5億年前，地殼運動所造成的岩石斷裂谷正好橫切叻比西河，河水直接瀉入長72公里、寬25~75公尺的峽谷，形成了維多利亞瀑布。

維多利亞瀑布80%在津巴布韋國內，贊比亞部分只佔其20%，兩國都為維多利亞瀑布興建了觀瀑行人道。觀瀑行人道上有一段跨越贊比亞河的行人橋，橋的右側就是瀑布，伴著如雷巨響而來的漫天水花，就像颱風天般刮強風下豪雨，令人震撼。

瀑布右岸最淺，只有80公尺的深度，中部最深達110公尺，是尼加拉瓜瀑布的兩倍。在滿月時透過瀑布的水霧可以看到月暈，而在白天水霧導致彩虹出現。

瀑布唯一的出口是一個在離瀑布西岸約2/3距離的一個深谷，這個深谷約30公尺寬，整個河水流入這個深谷，首先筆直流約120公尺，然後進入一個曲折的峽谷系統，這個峽谷系統約長80公里，在第一個轉折點有個潭，水少時潭水淺而平靜，在水大時潭有許多緩慢、巨大的漩渦。峽谷的高度為120公尺。

就在第一段峽谷上，幾乎與瀑布垂直處，有一座鐵路橋。它是唯一之跨越叻比西河的橋樑，1905年4月落成。大橋跨越250公尺，其中最大的拱跨越150公尺。低水時水面與橋面的距離為125公尺。

我們於黃昏乘觀光火車由津巴布韋往贊比亞、這列是跨越兩國的火車、以叻比西河為國界。



津巴布韋瀑布群



贊比亞瀑布群

今年因疫症關係，沒有外遊，為了保持供稿給本會年刊與大家筆談，只好找過往的旅遊經歷充當一回，希望大家見諒。

這是一篇廿多年前的南極紀遊。因為世界各國所簽署的南極公約所限，不許一般人作消遣旅遊，所以這次實非普通的遊樂，而是一次科研考察的活動。我們一行十八人，是以香港科技協進會名義，蒙中國南極考察委員會邀請，往訪南極的長城科學研究站，由李樂詩博士安排而成行的。

此行的事前準備，旅途上的波折，以及在南極五整日的經歷，在此也不一一細表。這裡只提出一些統計資料，以及最簡短的描述，配上一些相片，與大家分享。而我於回程之時，寫了一首「滿江紅」正好蓋括全文，我先把這首詞的語句拆開，作為下文分段的小標題，配上簡略的描述及相片，最後重組全首詞作結。

四海縱橫，途經處，征塵不歇。

當時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從本港出發，經過泰國、南非、巴西、阿根廷，到達智利。飛行及轉機共為三十六小時，程長二萬二千公里。由香港起床至聖地牙歌下榻時，已近五十小時沒有平卧了，在聖地牙歌越宿一晚後，翌日繼續行程，飛往智利極南的彭塔小鎮，準備坐包機(共兩架)飛去南極洲。



何去也，七洲之末，南方地極。

我們十八人作了充足準備才上牀睡覺，可算是「枕戈待發」。怎知到天明時，天氣轉壞，不能起飛，必要待有四小時以上的穩定天氣才可成行。如是者我們上午下午以至半夜也向機場探聽，結果一等便是五天。本擬可在南極渡過白色聖誕的計劃也落空。最後終於十二月廿六日成行。到達南極時，長城站的站長連同一隊科學家都到場迎接，然後準備了晚餐招待。更騰出了幾個房間給我們住宿。隆情厚意，也很難詳述了。



萬里山川冰與霧，終年絕域風和雪。

長城站是包括十多座的鐵皮屋，分有中樞大屋，有站長室、行政室、客廳、臥室等。其他則有倉庫、實驗室、娛樂室、發電機房、儲油庫、化糞池等。站外高地更有一水塘。我們一宿過後，翌日便開始旅程。最先觸目的當是無邊雪地。尤其是附近的冰蓋，以一漂亮的弧度，圓順地伸至天邊，更為壯觀。



往無前，致力為科研，雄心決。

我們一面踏雪行軍，一路不忘採集生物及礦物樣本。接下來的一天，我們順序地探訪烏拉圭站、蘇聯站以及智利站。烏站的飯堂不錯，整潔光猛，且有一酒吧。蘇站設施最齊，包括有一診療室，有外科牙科等，但都是由僅有的醫生「一腳踢」。據知當地曾有一嬰兒出世，也是在這裡接生的。智利站則佔盡地利，補給方便，所以服務齊全，有研究所、小商店、郵局、學校、銀行和教堂等。然而各地的科學專家都奉行南極公約協議，守望相助。一方有難，各方支援，這正是應有的科研精神，值得欽佩。



觀生態，評巧拙。尋樣本，分優劣。

接着的一天活動項目，包括探訪南韓站和考察企鵝島。前者由水路坐艇前往，只能運載半組人，所以另半組先去企鵝島，預算下午對換行程。當日天氣甚差，風浪大作。去南韓站的一組，歷盡艱險，幾乎翻艇。事後談來，有多人當時自份必死。去企鵝島的一組也一樣遇到風雪，若非及時撤退，亦當遇上水淹歸路，後果難料。而得見冰雪企鵝等景象，卻實是天下奇景，終身難忘。觀察及搜集的成果，更屬可貴。





喜同儕合作，精神無缺。

南極所見，最主要的當是企鵝。但此外所有生態，我們差不多盡見，包括海豹、海鷗、巨海燕、鯨魚屍體、海草、地衣等。我們的團友每天都忙於採集樣本，抽取水辦等，盡顯分工合作科研本色。



壯志聚凝民族力，熱誠激勵中華血。

到得逗留南極最後的一天，我們爭取時間，繼續四出活動。最特出的一項是團友中的潛水專家潛下水中三十分鐘，觀察及拍攝水中的企鵝磷蝦海草等生態。他上岸時的厚厚加衣，熱茶暖體而仍然混身顫抖的景象，思之也覺寒慄。回到長城站，我們還到附近參觀小水塘、導管系統、地震儀、氣象計、測量三角標誌等。團友更盡最後努力，借用站內化驗室，分析採集所得樣辦。入夜時，站長宣佈開晚會。一共聚集了該站廿六人員，我們十八人，外加智利空軍八九人，濟濟一堂，唱歌起舞，顯示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以及世界共融的氣氛，至深夜始盡歡而散。



看他年，科技育新芽，鰲頭奪。

離別的一天，我們清早四時半便起牀，出發去也。這天天氣更劣，下雪頗濃，風力亦猛。然而長城站的人員仍然熱情相送至機場。我們的包機從抵步後一直都在原位候命。亦正當如此，我們才可起飛回程。至於長城站的人員，有些要留守至越過冬季（即我們北半球的夏季），屆時再沒有補給品。艱苦精神，令人欽敬。我們於依依道別時，謹祝他們平安。且望更有新血接班，發揚科技。



滿江紅。

四海縱橫，途經處，征塵不歇。
何去也，七洲之末，南方地極。
萬里山川冰與霧，終年絕域風和雪。
往無前，致力為科研，雄心決。

觀生態，評巧拙，尋樣本，分優劣。
喜同儕合作，精神無缺。
壯志聚凝民族力，熱誠激勵中華血。
看他年，科技育新芽，鰲頭奪。

註：此文是一篇長達一萬二千字的原文濃縮而成的。若有會友想看原文的話，無任歡迎。只要傳上電郵給我 (email:sc193@lsc.com.hk)自當回郵奉上。

梁守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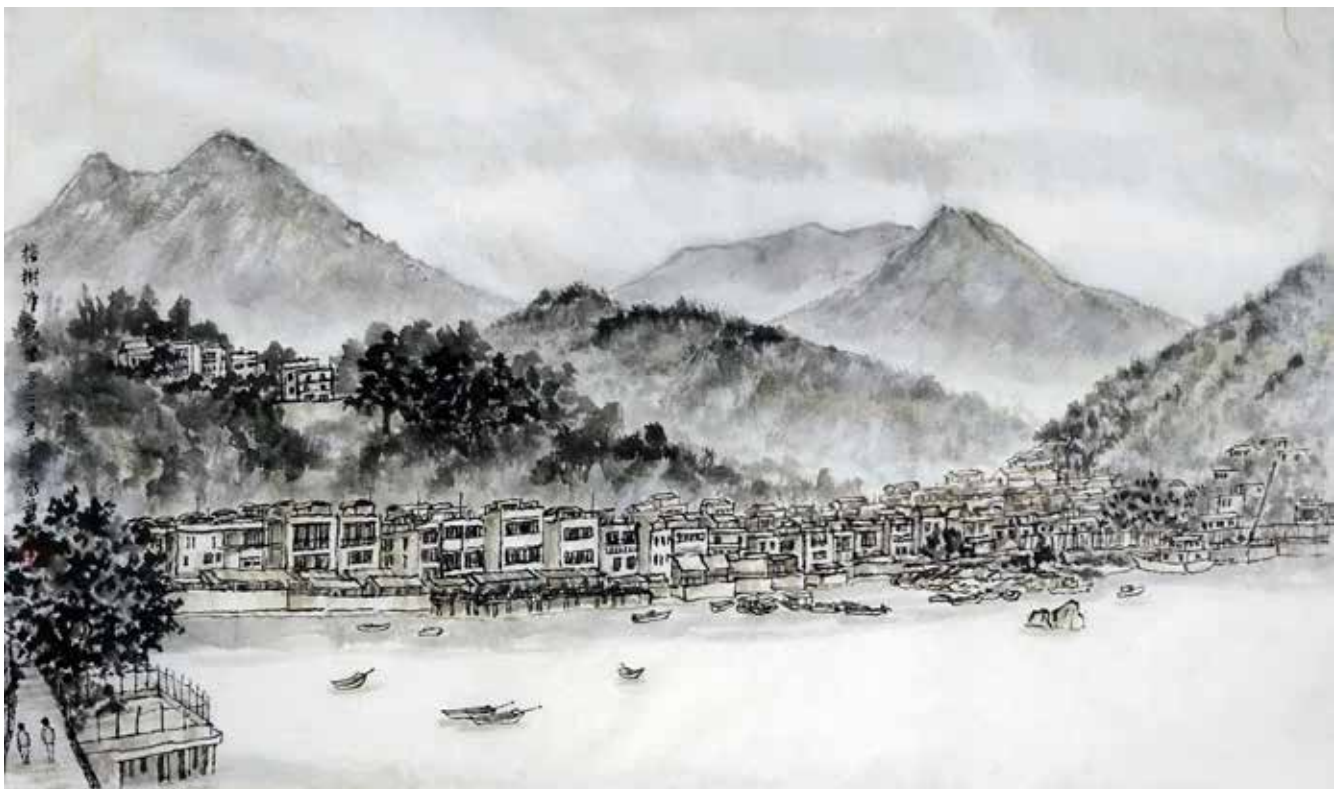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日

Location painting by the sea—Mr Leo KWAN Wing-wa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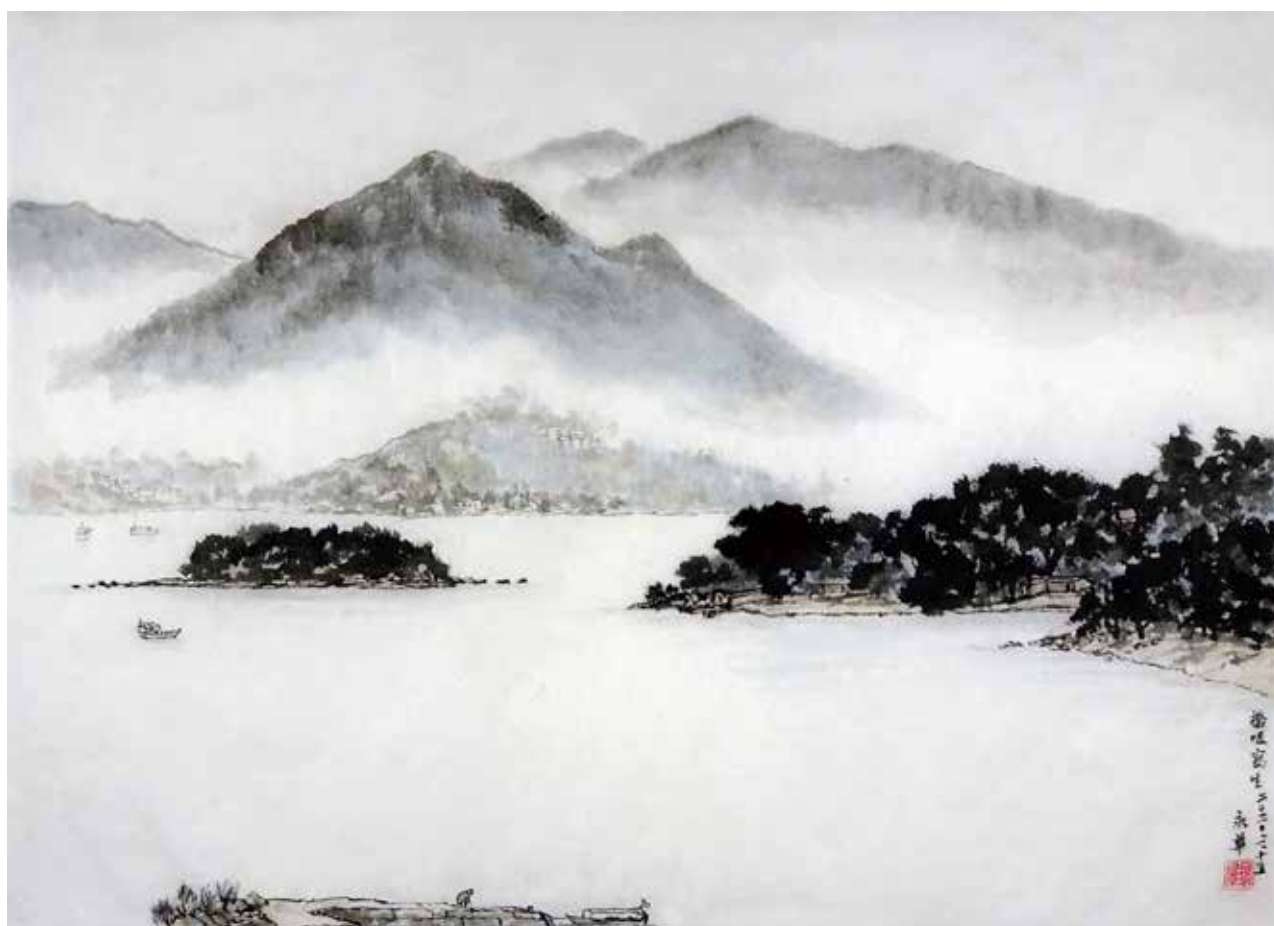
海邊寫生 - 關永華先生



布袋澳 Po Toi O 2019.11.6 (遠方是釣魚翁山 High Junk Peak in the distance)



榕樹灣 Yung Shue Wan 2020.5.13



橋咀 Sharp Island 2020.1.15



銀礦灣 Silver Mine Bay 2020.6.10